

正月初六送窮鬼。AI製圖



送走窮鬼 迎來財神！

大年初五迎財神，大年初六送窮鬼。這句流傳千年的俗諺，在近年來愈發受到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群的重視。這兩項農曆新年的重要習俗，迎財神象徵着招財進寶，祈求新年財運亨通，送窮鬼意指將貧窮、不幸與晦氣送走，以迎接新年嶄新的開始。尤其是在近幾年來全球經濟環境波動的影響下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講究起「送窮鬼」的習俗，這不僅是傳統文化的回歸，更是人們在經濟壓力下尋求心理慰藉的一種方式。

送窮鬼的習俗源遠流長。古人認為，窮鬼是一種帶來貧困與厄運的邪祟，必須在新年伊始將其送走，才能迎來財運與吉祥。傳統的送窮方式多種多樣，有的地方會將家中垃圾掃出門外，象徵着將窮氣掃走；有的地方則會焚香祭拜，祈求窮鬼遠離。這些習俗雖然看似簡單，卻蘊含着古人對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希望新的一年裏福氣盈盈。

現行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，使得許多人在工作、生活上面臨挑戰，財務壓力也與日俱增。「送窮鬼」這一習俗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，更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調適。

此外，近年來隨着環保與可持續發展的意識抬頭，「送窮鬼」也被賦予了現代化的詮釋。不少家庭選擇以簡約、環保的方式來實踐這一習俗，例如回收廢棄物、減少浪費，或通過簡單的心靈反思，為未來訂立更加健康的生活目標。這種新形式的「送窮鬼」不僅幫助個人從心理上擺脫過去的壓力，也為社會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了一份力量。

送窮鬼習俗不僅是一種文化傳承，也不僅是一種儀式，更成為了一種心理寄託：我們要勇敢面對過去的不如意，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以積極的心態迎接未來。

逢周一見報



錢與情

中文課上學習大學生活，課文對話中華裔大四學生打算申請離姐姐家近的學校讀研，以便到時搬去姐姐那裏住，把房租和飯錢省下來。美國學生看了大感詫異，因為美國人兄弟姐妹間的金錢關係一般算得很清楚，很少有依賴同輩的做法。不過有位菲律賓裔的學生私下告訴我，要是他妹妹需要，哪怕他內心不太情願，還是會提供短時間的經濟資助的。

突然想到這一幕是因為最近聽父母說到他們朋友的女兒的故事。有人投資不利，欠下巨債，要七老八十的父母用退休工資償還。有人集資理財失敗，走投無路，老父不但貼上了退休工資，親戚之間也都借遍，且一借再借，償還無期。更有甚者，挪用公款消費，案發後老父貼出老本賠償，為她求得寬大處理。真是「兒女都是債」。

中國父母和子女之間往往缺少邊界感，這對「啃老」子女可能是好事，因為再不靠譜也有人兜底，對一味付出的父母來說就弊大於利了。因為子女不爭氣，他們不但一生辛苦養老卻沒了着落，而且孩子也永遠無法獨立成長。縱容孩子的父母的親戚們更是有苦說不出。如果看在父母面上借錢，自己經濟受損，「談感情傷錢」。但如果立下借據，日後催債，可能又會被非議為「無情無義」，「談錢傷感情」了。

當然，外國人親戚間的金錢往來也未必都是「井水不犯河水」、劃清界限，因國、因人而異吧。但他們至少不必面臨如此沉重的文化期待。不知國內七〇後、八〇後、九〇後老去後，會不會成為溺愛子女的父母，他們又會不會礙於情面，無法對借錢的親戚說「不」字。

逢周一見報



臨近春節，置辦年貨是必做的任務。在鄉村，趕集辦年貨；在城市，則去超市。如今網購方便，一年去超市的次數屈指可數。前些天為辦年貨，去了趟超市。一進門，就聽到劉德華的歌聲：「我恭喜你發財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請過來，不好的請走開，Oh禮多人不怪……」這首被稱為春節「神曲」的《恭喜發財》，循環在超市的尤其是散稱區空氣中。歡快的節奏，簡直是為挑選糖果果乾時拿起放下的動作定製的。

據報道，劉德華早前曾自嘲：「每一年都逃不了到超市去「上班」。」《恭喜發財》發行於二〇〇五年，到今年整二十年了。我在網上看到，在多個高播放量的「春節歌單」中，《恭喜發財》均排名前列；在劉德華的所有歌曲中，《恭喜發財》也排在了熱門之首。作為天王巨星、不老傳奇，劉德華的地位早有公論：凡是有華人的地方，就能聽到劉德華的名字。其實還可以加上一句：凡是過年，就能聽到劉德華的《恭喜發財》。

超市散稱區的「劉德華」蘊藏着文化風尚的轉折和變遷。在我的記憶裏，和劉德華的歌聲一樣，新年祝

之前，我們談到故事裏的「關鍵時刻」。當主角成功跨越「關鍵時刻」，便有了「改變」。在此，改變後的主角便要面對故事的「必要場景」。

「必要場景」是一個故事中無可取代的時刻，所有鋪陳、伏筆、衝突，最終都指向這場關鍵的高潮。在經典戲劇結構裏，它通常發生於第三幕，是所有疑問獲得解答的瞬間。

舉例，在愛情故事中，這可能是一場歷經波折後的深情告白；在動作片裏，則是英雄與反派的最終對決；在推理小說，這一場景的核心則是「兇手的揭露」，線索終於串聯，謎

多年前，香港總會有人拿出周星馳電影的金句作笑話：「年初四咁嘅樣！」即是春節假期年初一至初三玩得亦樂乎，然後年初四上班便沒精打采。今天是新春蛇年大年初六，好些市民仍然休假，另外更多打工仔已經「開工大吉」。其實不用羨慕他人，更重要是安於本分。

人生就是喜樂參半，未嘗失意，怎知得意的滋味？新年伊始，就應抱着樂觀積極的態度，迎接新年的挑戰。新年假期就要開開心心，莫理會明日愁來。除了親友互相拜年，新年

送龍迎蛇，首先祝各位讀者新年萬事勝意、樂也融融。

上月龍年歲末，創作童謠名曲《Puff the Magic Dragon》的美國民歌大師Peter Yarrow辭世（見附圖），終年八十六歲。此曲可能是西方民謠以龍為主題而最為人熟識的一首，自一九六三年他的傳奇民歌三人組合彼得、保羅、瑪麗首唱以來，歷久常新，筆者更有親身體會。

記得多年前在美國求學，課餘到醫院做義工，抱着結他為病人彈唱。有一次到兒童醫院，活動室坐滿逾百兒童，一雙雙好奇眼睛，聽聽這位香港訪客如何為他們彈唱打氣。演過自

春節途中在一家路邊小飯館用餐，裏面裝飾擺設與常見的飯館一樣平平無奇，獨廚房與廳堂之間掛了一個布簾子，用以將客人與廚房重地隔開。這種簾子如今已不多見，它應該已用了許久，四邊的褶皺顯示了它的服役「工齡」，但這一塊舊布卻讓人喜歡，因為在它的中間漏了一個窟窿的地方，女主人把布片剪成一朵梅花的形狀修補了上去，一朵小花就這樣四兩撥千斤地「拯救」了油污的簾子。

即使最平凡的瑣事，也能變成藝術。小時候書包漏了洞，許多同學的媽媽就是把布剪成櫻花或者梅花的形狀修補上去；牛仔褲破了，也是縫一朵小花。我還曾見過，以前農村灌溉用的塑料水袋破了，補上的也是一朵小花，水抽上來後通過塑料水袋的導引流向各家田地，水在其中流淌形如水龍，補上的小花則在空曠的田野「趴」在龍背之

班」。《恭喜發財》發行於二〇〇五年，到今年整二十年了。我在網上看到，在多個高播放量的「春節歌單」中，《恭喜發財》均排名前列；在劉德華的所有歌曲中，《恭喜發財》也排在了熱門之首。作為天王巨星、不老傳奇，劉德華的地位早有公論：凡是有華人的地方，就能聽到劉德華的名字。其實還可以加上一句：凡是過年，就能聽到劉德華的《恭喜發財》。

超市散稱區的「劉德華」蘊藏着文化風尚的轉折和變遷。在我的記憶裏，和劉德華的歌聲一樣，新年祝

團被解開，偵探與罪犯迎來最後的對峙。

無論是哪一種形式，「必要場景」除了要為「故事的最大疑問」提供答案，還有讓角色的情感得到釋放。同時，也讓讀者獲得滿足。如果這樣的效果沒有發生，整個故事便像缺了一些什麼似的。

因此，除非「缺了一些什麼」是你想要得到的故事效果，否則你必須好好經營「必要場景」，巧妙地以完整回應故事裏的種種疑問與矛盾，並以具有象徵意義的情景來呈現這時刻，好讓角色的情感得以發揮。例如，男女主角的一個久別重逢的擁

總有賀歲電影，為觀眾增添熱鬧喜慶。新電影未必衝着賀歲而來，電視台在每年春節都愛播放舊電影，《嘸咕嘸咕新年財》就是其中一齣觀眾至愛。

《嘸》自首影至今已二十多年，但每年春節仍然歷久彌新。電影故事以「打麻將」為主要情節，令華人觀眾容易產生共鳴。故事除了講述劉德華和古天樂飾演的兄弟情，另外提到他兩兄弟與母親的關係，那才是電影的溫情重點。該電影亦不乏金句：「人品好，牌品自然好。」總括

編巴赫等引子後，先後彈唱《瑪麗有一隻小羊》、《ABC》字兒歌。雖然不斷鼓勵加入齊唱，可是反應一般。直到《Puff the Magic Dragon》，當我以G和弦彈出熟識引子，台下已經有反應，唱到副題時，全場更自發大合唱，場面歷歷在目。

彼得創作的歌曲數量不少，大部分以民歌結他風格，旋律、和聲優美，非常耐聽。最廣為熟識的一首是香港歌手林子祥主唱由鄭國江填詞的《我要走天涯》。該曲原

上不斷上下翻飛。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說：「生活美學源於生活。當你擁有了什麼樣的生活，你就活在什麼樣的美學中。」去年，北京大學的招生宣傳片《一朵小花》就取材於朱光潛先生遞出的一朵小花：一日，朱光潛先生在院落裏澆花，身側跑過一位腳步匆匆的同學，他採下一朵小花送給同學，笑着告訴他「慢慢走，欣賞啊」。

每一朵小花都有各自的浪漫，若漫不經心，便只能落下《莊子·田子方》中「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，可不哀與？」的遺憾。新的一年，不妨「慢慢走，欣賞啊」。



散稱區的「劉德華」

「發財」也是「風自嶺南來」。為財富正名、認可流行文化，這兩件事在當代中國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，而二者背後都是對人性的重視。由此想到傳統節日的過法。歷史學和民俗學研究認為，節日起源於人類對自然現象的崇拜和祭祀活動，換言之，節日最初的主要功能是娛神。但人類社會前行的步伐不斷擠壓着神的空間。在演變中，節日的天平越來越向娛人一端傾向。快樂成為絕大多數節日的主基調，春節更是以合家歡為第一關鍵詞。

我們剛剛迎來的這個乙巳蛇年長

必要場景

英雄擊倒反派的連續高難度動作，又或偵探弄出關鍵證據的那一個定鏡。

「必要場景」的模式，深植於人類對故事的期待。回溯到神話與民間故事，英雄在歷經試煉後，最終總要來到與大反派的最終對決，無論是宙斯擊敗克洛諾斯，又或是亞瑟王在卡姆蘭之戰與莫德雷德決一死戰，這些「必要場景」既是指角色命運的終點方向，亦是讀者與聽眾最期望、最滿足的情節。

正正因為「必要場景」如此重要、必要，有不少創作者在構思一個故事時，更是以「必要場景」作為構

歡天喜地過新年

而言，「打麻將」是民間娛樂，沉迷不可，玩樂無妨。大鑼大鼓的粵劇於春節期間亦大受歡迎。不論是臨時搭棚的神功戲，抑或在劇院售票的演出，《金鳳銀龍迎新歲》都是賀歲首選劇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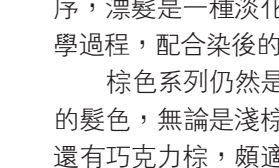
《金》劇由鳳求凰劇團於上世紀六十年代「開山」演出，名伶麥炳榮和鳳凰女擔綱主演。全劇其實沒有特別提到農曆新年的時間背景，只是故事以錯摸和角色假扮為主要情節，譚蘭卿飾演的丑角在舞台上插科打諢，製造大量笑料，令全劇熱鬧繽紛，故

此其後不少本地戲班都在新春期間選演《金》劇，讓觀眾喜樂一場。以上這些電影或粵劇的內容適合新春節慶。做人有時不用過於繃緊，適當娛樂和嬉鬧可以調節身心。輕輕鬆鬆，歡天喜地過新年最好不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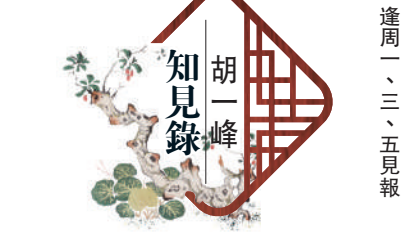
還記得康文署二〇〇四年主辦他與女兒Bethany在香港的兩場演出，首晚在大會堂他問聽眾希望加演哪一首。結果全場一起呼喊：Tall Pine Trees！他大惑不解問道：「那是一首傷痛欲絕的歌，為何你們會喜

歡？」之後斷斷續續彈唱，讓大家非常開心。翌日在元朗大會堂演出時，筆者送上一張附有《我要走天涯》及《一個人》的唱片，他見到歌曲寫上Peter Yarrow名字，滿意地笑起來。

以此文遙祝彼得安息，感謝留下雋永音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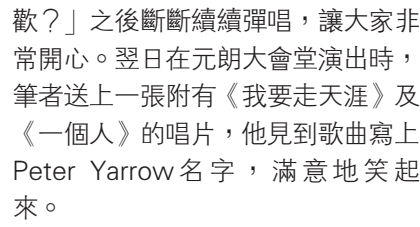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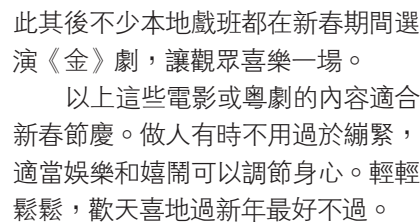


達三百八十四天，閏六月，可謂加長版的一年。既然如此，讓我們在這個蛇年的開頭互道一聲「恭喜發財」，給自己和別人多一些歡樂，用好心情填滿整個「超長待機」的蛇年。



思的起點。這就像一次逆向工程的習作，從故事的結尾倒轉推理去其開首，從中拆解、分析情節的衝突、角色的關係，以至安排如何呈現細節的鋪陳與伏筆。

一般來說，故事是順着來讀的，但不一定要順着來寫。



造型。若喜歡有點甜美感，那就選焦糖色，陽光下會隨着光線呈現不同光澤，日後變淡色仍會有自然的棕色感。

除了啡棕色，要有時尚感，不妨選擇灰色與藍色系列，帶深藍的灰色調，陽光照耀下透明感中帶有優雅的色澤；喜歡混色的有淺灰與藍綠色組合，比較自然的還有霧灰，在室內呈現灰色，陽光下又有點灰棕色效果。

選擇有節日感的紅色，介於深紅與酒紅色之間，是較特別的色調，也可於日常採用。多角度下的色調選擇，染髮有助突出個人的魅力。

